

通志

通志

第三冊
〔宋〕鄭樵撰

中華書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九

宋

沈慶之 弟子沈攸之 文秀祖族子劉勳 魯爽弟 薛安都鄧

元景 殷孝祖 吳喜 黃回 王宜興

琬 劉宗越 童太一 吳喜 黃回 王宜興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

亂使其眾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

勇聞荒擾之後鄉邑離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

三十未知名兄敬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

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

子伯符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監道中兵參軍

時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

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殷中員外將軍又隨伯

符討到之北侵伯符病歸慶之仍隸檀道濟道濟北

伐還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

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

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

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為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

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韉轉稊入上見而驚曰卿

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

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

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

將軍率眾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

緣沔諸蠻擒生口七千人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

武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阻孝

武不得進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二萬口孝武至鎮而

驛道蠻反慶之又討之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又翦定

耶山蠻擒三萬餘口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

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

將軍太守復隨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

元景隨郡太守宗慈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

山羣蠻皆稽顙歸順慶之患頭風常好著狐皮帽羣蠻

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

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眾又討大羊諸山蠻蠻

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

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

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

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竝飢乏自後稍出歸附慶之前

後所獲之蠻並移京邑以為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

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伐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為日已

久請舍遠事且以到彥之檀道濟言之道濟再行無功

彥之失利而反今科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

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

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

大泛舟濟河礪礮必走滑臺小成易可覆拔虬此二戍

館穀帛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胡

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

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

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

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

謨玄謨進固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礪礮仍領斌輔國

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試遣慶

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

謨退還礪礮欲斬之慶之固諫乃止文帝後問何故

諫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

散大敵方至未宜自弱是以諫耳帝嘉之蕭斌以前驅

敗績欲死固礪礮慶之曰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

此何可久住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

曰關外之事將軍所專詔從違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

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

學問慶之厲聲曰眾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

謨自以退敗求成礪礮斌乃還應城申坦垣護之其據

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

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

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誰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

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

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

水出至五洲詔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

陳元凶弒逆孝武遣慶之料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

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

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未見孝武

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

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

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

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

馳入見帝曰今西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劬瘁有天府

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督將然後舉事慶

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

宜斬以徇眾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

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軍既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還至尋陽慶之柳元景竝以天下無主勸孝武即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等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涕泣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都督南兖徐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率眾討之誕遣客沈道愔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愔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城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蹙蹙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悅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能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督帥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郵吏五十人門施行焉初慶之嘗夢引齒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

然未在此夕問其故答云齒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始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崇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閤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慶之中與初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如孝武金鏤七筋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卿爵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師伯執竿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眾坐稱其詞意之美孝武宴駕慶之與柳元景等竝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立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輿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日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園田有人時則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竝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其思損地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

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微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時諸沈爲劫者數十人士民悉患之慶之詭爲置酒大會於坐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眾咸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大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渡江總統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諍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遜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歸帝又忌慶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瘠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乃死贈賻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輅輜輶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泰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婚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處奔公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祕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次子文李與昭明昭略列在齊史慶之弟邵之南中郎行參軍邵之子文秀字仲遠前廢帝時累遷青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說慶之以帝狂悖禍在難測欲以見眾圍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害

帝又遣直閣將軍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等並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文景喻之文秀即歸命請罪詔即安本任泰始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城同反與文秀遣使引魏魏遣慕容白曜援之及白曜至而文秀已受朝命遂嬰城固守文秀善於撫馭被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竟為白曜所剋城陷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兵人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搃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鎮送代京而縛數罪有死特為下客給以纊衣蔬食魏獻文重其節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孝文帝初遷外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國賜綵絲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文秀在州政尚清節不能禁止盜賊然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沖後為徐州冠軍長史坐據清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郎終身宜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拔為長史督齊郡州事一以委之卒于洛陽

弟子嘉慶瀛陽太守

沈攸之字仲達司空慶之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為衡陽王義季征西府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

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將版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靈為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瑛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破敵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問與宋越譚金等並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為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以例制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為直閣會四方反弑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宣朔將軍尋陽太守率五軍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眾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攜婦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眾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眾軍聞孝祖死遣宣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遠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康蘭買冠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尋遣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

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而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剋赭圻還宣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復率大眾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也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眾而奔頭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強弱為多少唯攸之與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還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今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忤意輒面加笞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或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賊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領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藩同豫順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騷擾時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至荆州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還將士使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載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漢錢帛器械山積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復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

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絕貌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顧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遣還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攸之自擅聞外朝廷疑憚之累徵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卒時有臺直閭高道慶家在江陵因休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唯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廳事前合馬梨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刀梨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難濟齊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郭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亦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長子司徒長史元珍齎廢帝刻斬之具以示攸之元珍至江陵攸之大怒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向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齊高帝書云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其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閭管籥悉關他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是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書至朝廷恒懼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縉兩橋角云

是明帝與己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其年十一月便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橋角以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晁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珩王巴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柏年道和珩王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軍相繼下攸之自率大軍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榮竺之云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車上攸之聞齊高帝世子據盆口震懼不敢下因盡銳攻郢城齊高帝遣軍西討尙書符征西府募得攸之有重賞并聲其罪惡齊高帝出頓新亭攸之攻郢城日久屢爲郢州行事柳世隆所破取於是辭散不可復制昇明二年還向江陵開城已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簞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爲攸之所鞭至是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苑薦食旣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樸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荀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迫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

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旣失之錄其母去泰真旣失母乃自歸攸之不之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特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棹有人止之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而俱有此事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刺史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儀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則銳損威攸之不從旣敗諸將帥皆奔散唯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攸之在荊州倉曹金城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爲同人作賊何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尙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不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客無異色太山程邈之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惠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盪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邈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滅洪及陳容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值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

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有司詰責之答曰士爲知己用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景和中攸之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宮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造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別名法明有道術在藝術傳中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必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既高尚諸子輩從皆愛好墳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慤隨鎮廣陵引以爲客時從兄綺爲府主傳與慤同住綺妾與給吏牛秦私通綺嘗入直而秦潛來就妾慤知之操刃入內殺秦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將軍元嘉二十三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令曰聽鼓譟乃出山路榛深賊不爲防卒見軍至驚走慤拔區粟被象前後無際諸將欲待後軍集然後進慤曰吾已屠堅城我氣方厲彼膽已破一戰可定然吾聞外國有師

子威服百獸乃制爲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因潰亂慤乃奮擊陽邁逆走遂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金銀各六萬兩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部領還臺一無所取既至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以爲征北中兵參軍詔隨沈慶之討蠻慤與諸將攻之羣蠻大潰由是畏服三十年孝武伐逆召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新亭之戰與柳元景守北柵事平功大元景孝武卽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還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修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慤設粟飯菜菹謂賓客曰宗軍人串噉蟲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太守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時車駕出白下會慤至上停輿慰勉慤聲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初誕誑其眾云宗慤率眾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自當攻道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卽位爲監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雍雲卒子元寶嗣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

留殊爲岡岡丁父憂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而又知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羣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爲虎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其渠帥數百人郡境肅然王誕鎮襄陽元景復爲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兵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賁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三秦寇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賁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法起方平安都諸軍遂入盧氏以趙難爲盧氏令難驅率義徒爲眾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大關方口季明出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

大曰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爲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東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五里遂進圍弘農城生擒太守李初古以下百姓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關方口詔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初安都留守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軍眾軍並遣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而魏洛州刺史張是提率二萬眾度峭救之安都方平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頃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計於是眾兵

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叔宗子世隆叔珍子慶遠齊史並有傳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義著光祿勳父祖官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孝武帝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顧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聞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刻漏主上曾不決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惟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惟保丹陽一郡而承世縣尋又反叛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人情乃安進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轍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玄謨別悲不自勝眾竝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孝祖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諡曰忠孝祖族子珍字敬珉父道驚位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珍少為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果遷黃

門侍郎出為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珍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為荊州會晉安王子助反即以珍為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珍同逆珍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蟇車載土以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壘十二月珍乃始降時珍有疾以版輿自詣將帥面縛請罪劭珍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珍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世舊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相與友善劉劭字伯猷彭城上里人也祖懷義父頴之位並郡守勳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為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監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勳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賁沈伐陳壇不剋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勳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樹上甚悅前廢帝即位為屯騎校尉又入直閤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為逆四方響應勳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勳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破琰將劉順於冤唐杜叔寶於橫唐珍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勳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眾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勳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叨冒勳勳以法裁之勳歎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及珍開門請降勳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悅

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還京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勳啟偏示羣臣自尚書僕射袁策以下莫不稱賀或謂其辭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盡晏皆當申其所請勳經始鐘嶺之南以為栖息聚石蓄水髣髴邱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責告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楊王休範為亂奄至建鄴加勳使持節鎮將軍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眾屯朱雀航南右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勳勳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諡曰昭公子懷齊史有傳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絕人為竟陵太守隨父人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與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南歸拔髮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故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軌史爽少為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代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妹俗無復華風爽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爽

有七弟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鄭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虎時餘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渡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成彭城爲魏所獲善鍼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引置左右恆勸秀令南歸及太武至瓜步爽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及太武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國有讎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其迎喪還葬國都北方羣下言於其主稱奴如中國稱臣也太武許之爽率腹心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部曲及願從合千家奔汝南遣秀詣壽陽奉牋於南平王鐸曰爽得罪晉朝負燬三世生長絕域遠身朔漠兄弟閨門淪沒傷朝殞命不可還國無因延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瘞人思步盲者願明逼迫丹心仰希懷遠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下詔以爽爲督司州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輔國將軍榮陽潁川二郡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中言詳加酬敘爽至汝南加領義陽內史秀仍參右將軍南平王鐸軍事爽北鎮義陽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人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磧不拔敗退爽亦收眾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郡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留爽江陵事平以爽爲左將軍豫州刺史加都督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秀任以秀爲右軍

將軍配精兵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孝武卽位以爲左將軍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等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爽俟秋同舉爽狂酒乖謬卽日便起兵使其眾戴黃標稱建平元年便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狠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今補車騎名修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驕慢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至應陽自宋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孝武遣左軍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鎮軍將軍沈慶之後進安都進軍與爽遇於小峴爽親戰而飲酒遇醉安都刺爽馬倒左右斬首傳送京師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初義宣舉兵也召秀假節進號征虜將軍及義宣敗還江陵與秀北走屢叛且盡斬首傳京師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彊族族眾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武帝定關河以廣爲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廬遠近交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仕魏以軍功爲雍秦二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眾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版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以北軍彊盛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二十九年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卽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坂會爽退乃還孝武伐逆加監朔將軍與元景俱發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

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孝武踐阼除右將軍率所領騎馬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尙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男安都初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見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否至是嘆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林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卽日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遙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元景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紿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責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載與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上遣安都率步騎據應陽爽以眾阻大峴食少引還沈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斬爽首爽果世梟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謂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堪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眾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橫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繫尙方任榛大城在任城界積世遭

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
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
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
命舉兵司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兄前廢帝景和
中以爲前軍直閣明帝以爲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將
爲逆密信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
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
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
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
兒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眾愛下邳太守王
煥等奏啟事詣明帝歸款薛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
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明帝以四方已平欲示
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安都謂既已
歸順不應遣重軍懼不免罪乃遣信投誠於魏以第四
子道次爲質魏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
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
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困重貨
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魏
皇興二年與畢眾敬朝于代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
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敘又爲起第宅館宇崇
麗資給甚厚明年卒時年六十贈黃鉞秦州刺史河東
王諡曰康子道擢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
二州刺史卒道擢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秦
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
秦州刺史進河南公

達徒仍停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郡丞大明七年車
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擢琬爲給事黃門侍郎明年
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
帝狂悖無道以文帝孝武帝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
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
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熈之侍書褚靈嗣
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
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當以死報效景和元年
冬子勛戎服出聽事宦官欲舉兵四座未答錄事參軍
陶亮曰請效死前驅眾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
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爲公私大慶琬取令書投
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是吾徒事耳眾並駭愕琬與
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鄧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
州刺史臨海王子瑱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
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愷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
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袁
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
生晉陵太守袁操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
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戶侯布絹二萬正金銀
三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詣江
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即
僞位琬乃稱說符瑞令顧昭撰爲瑞命記造乘輿御服
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
勛泰始三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
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忌稱萬歲取子勛所乘
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集其中鳩集其

噫又有禿鷲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
晦冥震其黃閣柱鷲尾墮地又有鳩集其帳上琬性鄙
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
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
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爲
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
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繼向書下符奉詔以四
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安加侵犯若有過損
誅無貸琬遣孫沖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沖之於道
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眾軍相
接分據新亭亮大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
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沖之
謂陶亮曰孝祖泉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
便當直取京師亮不從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
至赭圻督戰眾軍奮擊大破之琬遣豫州刺史劉胡來
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校長生張
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
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虎檻
進據赭圻時胡等兵眾彊盛遠近疑惡明帝欲殺慰人
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
文因此求黃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
使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千朝
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
彊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舫板材不
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
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赴流而下泊攸之等營
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

艘來入鵠尾張與世建議越鵠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若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與世與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頭更使胡攻與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攸長生劉雲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頭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與世既據錢溪江路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長與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為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頭聞胡走亦棄取西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初子勛建偽號以吳郡張悅與琬共輔偽政悅見事敗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案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積至即斬琬悅因齋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為明帝效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鐐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因困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瑱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辛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士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瑱以降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陳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甚畏憚之小兒啼輒怖云劉胡來便止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

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讎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眾莫能當每一捷郡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敕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府資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詔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向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為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諫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直閣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諱金童太一拉為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初其家越等武人羣強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竝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罹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

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為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眾心竝懼攸之嘆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靈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便殺我譚全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為屯騎校尉直閣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為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攸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前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監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為起居注寫既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議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人為主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書令史文帝嘗求圖畫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政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以喜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竝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

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還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准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三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卽於東興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讎復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帥願琛王曇生之徒皆破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剝虜賊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允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患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內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竝金銀御器數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內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贈贈子徽人裝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都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爲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競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尙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敗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明帝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啟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進

爲侯改封開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功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將軍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眾出薪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聞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樂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退曰此大事應報諸公帝曰稍脫不與卿將何計退曰
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能制之果無違
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淵謀之淵曰西夏蠻難事必
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蓋謂袁粲之徒也高帝密爲其
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白高帝引何曾自魏
司徒爲丞丞相求爲齊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進
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而康郡公淵讓司徒乃
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爲非所宜言勸淵
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爲司徒又固
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爲
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耐盛暑
欲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
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
密事淵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嘗大宴集酒
後謂朝臣曰卿等並末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
王儉等未及答淵斂版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議龍顏
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淵涉獵文義善
彈琵琶武帝在東宮宴集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淵性
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
淵神色恬然索與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
語曰可憐石頭城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高帝崩遣
詔以淵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
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
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
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
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
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印

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
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劬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
寢疾淵少時嘗疾篤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
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瘳疾而太白榮惡相繼犯上
將淵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
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問疾無何薨年四十八家
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以
淵未拜疑應爲吏敬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
收服而入今據屬雖未服勅而吏節稟於天朝宜中禮
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參後授府猶應上服
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
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
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
故增班劬爲六十人給節加羽葆鼓吹葬送之禮悉依
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
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
宋故巴西公主主璉璉暫啟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
字時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
愧恨之故有柄退之志位侍中淵薨服闋見武帝賁流
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
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恭仍居
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
而退家人不知也儉疾篤其子齋載以歸疾小間知非
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問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
數日裁餘氣息謝薨聞其弊往候之排間不可開以杵
槌破進見責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
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聞

志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取手歸全必在舊壠兒輩不才
未達余趣移尸徙殖失吾素心以此更爲恨耳永明七
年卒葬字茂緒位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
封還賁子靈詔許之建武末纂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
領前將軍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諡穆子纂子向子
翔翔列在梁史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尙朱孝武女始
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尙吳郡主生澄淵事主
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尙宋文帝女廬江
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
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
舊有冷疾至今五年服醫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
冷非熱當是食白齋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
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誕裏之能動開看乃是雞
雖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
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
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淵薨澄以錢一
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淵白貂生褥壞作裘及
禮又贖淵介幘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
史中丞袁象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將軍
以勸謹見知澄女爲東昏后永元元年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淵從父弟昭字彥宣父法顯都陽太守昭少有高
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傳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
子博士不拜常非淵身事二代淵子賁往問訊昭昭問
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敕在齊大司馬門昭正色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
徒賁客滿坐昭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
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

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輶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郡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得免弟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累遷正員外郎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且來如皋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尙凝故斯輩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可載權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還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尙與彭城劉悛陳郡謝朓濟陽江敳入殿內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淵操行不同故淵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尙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都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殮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子子澤附其孫珍傳在陳史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祖疊首宋光祿大夫父僧綽侍中疊首自有傳儉生而僧綽爲元凶劾所害養於叔父僧虔數歲襲爵豫侯後拜受流涕唱咽幼有神采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括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姿矣終當任人家國事乃言之於宋明帝遂尙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

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家難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典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懼告袁粲求外引晉新安王瑛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爲長史帝夜召朓卻人與語久之朓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朓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問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盼是以吐所難吐公何賜拒之深誠以景和元微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撓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之軀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爲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徵示變革當先令裕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處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爲左專見任用及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尙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客曰譚子奔莒是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

今日當以清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謁者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拳拳稱名則應盡禮明矣又世子禮秩未定儉復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卿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竝從之世子銀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由是以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謀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惟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丁外難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漢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般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般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般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于南郊即以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宜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納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傳言曰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蒼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